

人物简介：

周晶，著名藏书家。原名周士兴，笔名廖东，1942年11月生，辽宁大连人，祖籍山东福山（今烟台市福山区）。齐鲁书社原副总编辑，编审。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特聘专家。著有《桑榆书谭》等。



绿茶与周晶先生(右)合影。



周晶先生收藏的线装书。

“五里山房”的读书与藏书

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 / 图

周晶先生的书房“五里山房”在藏书界大名鼎鼎，早想去造访，借着去济南参加全国书博会的机会终于如愿，但周晶先生目前不住在“五里山房”了，只能去他家里坐坐。尽管有些遗憾，但能去“五里山房”主人家坐坐已经让我很开心。

刚一落座，周先生持赠他的藏书回忆录《桑榆书谭》精装本，已经上款题签铃印。我也敬奉自己的小书《读书与藏书》，周先生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。翻了翻目录，书中多位藏书家也是周晶先生的朋友。我们自动切换到藏书话题中来。

谈起藏书、淘书的话题，周先生滔滔不绝，尤其是早年在济南的淘书往事，更是让周先生深感作为一名爱书人的幸福。周先生聊起自己的藏痕书香，让同样喜欢四处淘书的我也大呼过瘾，也甚为羡慕。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济南城里星罗棋布、大大小小的旧书店、旧书摊，可以随时捡漏，惊喜不断。

正是在这样淘书的黄金期，周先生形成了自己的“山左文献”收藏专项，经过三十多年，积累了很具规模的藏品。二零一四年岁末，周先生一挙将自己收藏的“山左文献”共一百零一件，捐给山东省图书馆。真可谓壮举。

言谈间，周先生从书房里拿出《五里山房捐让山左珍贵文献特展图录》，并上款题签铃印相赠。这批“山左文献”中，有孤本三十一种，包括清代乐山、李鸿祖的稿本，清代焦循、民国梁调甫、王献唐的题跋本，近代藏书家吴昌绶、学者黄孝纾的藏本等；稀见本约四十种，《山东文献书目》《山东文献集成》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等书目不曾著录。

周晶先生几十年深藏在书堆中乐此不疲。到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工作后更是如鱼得水，倡议创办《藏书家》，为爱书人、藏书家营造一片乐园。

一九九九年，《藏书家》横空出世，可谓书界盛世，藏书界大家顾廷龙、王绍曾、程千帆、黄永年、来新夏等为创刊题辞，祝贺。爱书人也争相入手，周先生说“可惜创刊号毛边本印少了，只印了五十册。”

我也是从创刊号开始一期期买《藏书家》，看到黄永年、黄裳、杨成凯、范景中、韦力、陆昕、张亦轩、徐雁、薛冰……一众藏书界大佬的文章，真是大开眼界，后来陆续认识黄裳、韦力、徐雁、薛冰等藏书家，无疑都有《藏书家》牵线之功。

绿茶：您主编的《藏书家》是藏书界、学界建立了深厚的交往，可否简要分享一些其中的故事？

周晶：读书是人类文明的标志，而藏书则是人类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，我在少年时代与书结下不解之缘，又赶上淘书好时光，得以有机会皮藏丰富书籍。一九八一年岁末，经友人推荐，又经齐鲁书社考核考查，有幸被齐鲁书社录用为编辑。齐鲁书社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副牌，创立于一九七九年，是山东省第一家古籍出版社。我是齐鲁书社第十位员工。

由于痴迷藏书，在国内藏书界有一定的人脉和资源，一九九七年我向社里选报创办《藏书家》的方案，在宫晓卫社长和社领导综合考量后，选题立项。之后进入《藏书家》创刊流程，从策划、组稿、编辑、出版，那是一段紧张而刺激的创刊阶段，还邀请了顾廷龙、王绍曾、程千帆、黄永年、来新夏等著名文献学家为创刊题辞。

一九九九年四月，《藏书家》第一辑面世，得到国内藏书界、学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首肯和好评，让我们信心大增。我们希望借《藏书家》这块小小的园地，让现代与传统交融、今人与古人对话，又能因之陶冶性情，增强读书品位，认识和总结中国的书文化，进而了解书文化对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深远影响。

《藏书家》一年两期，出版十辑后我退休，暂时休刊。后来藏书家韦力出资为《藏书家》续命，并任执行主编，邀请我一起做，又做了三年六期。十六期《藏书家》历经十年，这十年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有着特殊意义，不仅和国内藏书界、学界建立了深厚的交往，也提升了对藏书史、文化史、学术史、文学史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。每期《藏书家》编后记，表达了我十年来对《藏书家》的深情与厚意。

如今，《藏书家》已出到二十多辑了，社里还邀请我担任“特约审稿人”，有机会“先睹为快”，我很高兴。

绿茶：我读了《桑榆书谭》中收录的“编后记汇编”深受感动。能创办《藏书家》缘于您的藏书往事，请您重温一下。

周晶：我一九四二年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普通工人之家。小时候体弱多病，没能正常上学。母亲对我备加溺爱，对于多病缠身的我而言，吃、玩都打不起精神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去画书店看“小人书”。当时有个女同学家开了一间画书店，离家很近，我常常去蹭书看。当然，很多时候会找母亲要点钱，去画书店一看就是大半天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榜》《七侠五义》等等这些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编绘的“小人书”让我大开眼界，甚至可以说是我一生读书生活和藏书活动的开端。记忆中拥有的第一本书是在大连天津街新华书店买的《大禹治水》连环画。

一九五八年春，因父亲工作调动，我们举家迁居济南，济南对于少年的我太新鲜和惊喜了。除了新书店，还有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旧书店、旧书摊，那铺天盖地的古书、旧书、旧期刊让我大喜过望，日日流连书海，乐此不疲。

我那时读初中，逢书必读，如饥似渴。有一次在西市场一书摊上捡得一部清乾隆间刻印的《笑林广记》，仅五角钱。这是我买的第一部线装书。由于喜爱《聊斋志异》，有一年春节前，母亲给我十元钱让我到百货大楼买一套绒衣过年，而我鬼使神差地走到百货大楼对面的济南古旧书店，意外看到一套清嘉庆年间翻刻柯亭本《聊斋志异》，线装十六册，标价六元，这是当时买书的一次豪举。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，全家过了一个不太愉快的春节。

这次买书风波后，我对《聊斋志异》的兴趣有增无减，以后又买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半部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、清末同文书局石印的《详注聊斋志异图咏》等等。渐渐形成自己的《聊斋志异》小专题。

绿茶：您的藏书生涯开始得真早，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吧。

周晶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我淘书的第一个黄金期。济南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，高校多、文化人多，这时期济南古旧书市场货源充足，书价也相对低廉，一般明刻本二十元左右，普通的清刻本更便宜，和新印本差不多价格。而民国时期的新文学书籍更是白菜价。这段淘书的日子，我大概收藏了三十多部线装书。

这一时期，我对民国期刊也很感兴趣。当时西市场、大观园、国货商场等旧书摊上堆着很多旧期刊，很便宜，五分一角的买了很多，有《小说月报》《文学》《论语》《人间世》《宇宙风》《南金》《文艺杂志》《新民报》等。

中专毕业一年后，我应征入伍，当了工程兵。带了不少书到部队，其中有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编印的《唐诗一百首》《宋诗一百首》《唐宋词一百首》以及《中华活页文选》等，书都装在枕头套中，名副其实的“枕中书”。在部队时，这些“枕中书”成为我最重要的阅读伴侣，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书、自学。

绿茶：当兵岁月也没耽误阅读，真是很难得。

周晶：一九八六年退伍回济南，我被分配到小学当老师。对读书更加如饥似渴，藏书也丰富起来。济南古旧书店货源充足，频频有收获。比如，陆续买得山东大学陆侃如、冯沅君教授旧藏，民国商务印书馆版《丛书集成》甲种近百种，书内封上均钤有他们夫妇二枚姓名

印。还买到明甄津刊《念庵罗先生集》、明崇祯博正堂刻本《梦花酣》等，其中《梦花酣》入选第二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(编号:06591)。

在我的藏书中，最大宗的是“山左文献”，集中收藏山东地方文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那段时期可谓是古书业的繁荣期，济南古旧书店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在省内外四处收书，店内库存也多，每年都举办古旧书展销会。大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留心山东文献，像清李文藻的《岭南诗集》八卷，清黄立世《四中阁诗抄》二卷等就是早期购入的“山左文献”。

此后三十多年间，收集山东文献是我最重要的访书目标，先后访得清王世禛旧藏、明嘉靖刊《左氏始末》(缺一卷)，吴秋辉旧藏并题识、清康熙刊《五公山人集》(残本)，王献唐旧藏、明刊《香囊记》(上卷)，王献唐题识、张海清旧藏、清初木刻拓本《颜鲁公座位帖》，梁调甫旧藏并题跋识记、明万历刊《百将传》正续编，黄孝纾旧藏、清光绪郑叔刊《清真集》等稀见版本。

可以说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期是我“山左文献”收藏的黄金时期，除济南古旧书店外，英雄山北坡下、马路边，也都散落着很多旧书摊，后来成立英雄山山左文献市场，古旧书摊就更多了。我曾在一个卖陶瓷的摊上淘得清马驥清初刻本《左传事纬》(十二卷附录八卷十册)，还发现一本册页装拓本《扬州司理王公政绩碑记》，虽然装帧混乱，却是研究清初山东大诗人王士禛早期从政的珍贵史料，是孤本。

二零一四年岁末，我把自己的“山左文献”，包括线装古籍(有稿本、抄本、刻本、拓本、名家题跋本、批校本、石印本、铅印本)计九十八种，旧木刻雕版(章丘郭氏族谱序)一块，民国初商务印书馆书匣(匣面有山东反袁青年志士诀别亲人刻字)一只，及清代山东著名画家高凤翰《菊石图》一轴，共一百零一件，一挙捐给山东省图书馆，实现了“山左文献”化私为公的一大夙愿。

绿茶：真是壮举，是什么力量让您下这个决心的？

周晶：我虽然生于辽东，但上溯五代，先祖是从烟台福山闯关东跨海迁居旅顺的，到父亲这辈又重回山东，我在济南生活了半个多世纪，所以搜集收藏山东文献是很自然、很有意愿的事了。很多朋友劝我不要捐，说如果上拍卖行，定能拍得好价钱。但这批“山左文

献”是我几十年间天南海北辛辛苦苦淘来的，聚之不易，如果上拍，任由它们再被拆散，于心不忍。留在山东，才能了却我一桩心愿。

绿茶：您的书房叫“五里山房”，有什么故事吗？

周晶：我的藏书主要在“五里山房”，现在住的地方只有少量藏书和一些工具书，很遗憾不能让你看我的主要藏书了。过去二十多年，我一直居住在济南南郊五里山路一个小区，地处“马(鞍山)五(里山)六(里山)”风景区，从家中北窗举目可见后山上连绵的翠柏，可看山上的四季景色，故自称“五里山人”，书斋亦取名为“五里山房”。曾把书斋取名的来历在电话中向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介绍，蒙黄先生慨题书斋匾额。又蒙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赠赠榜书“榜山楼”墨宝，皆使寒斋增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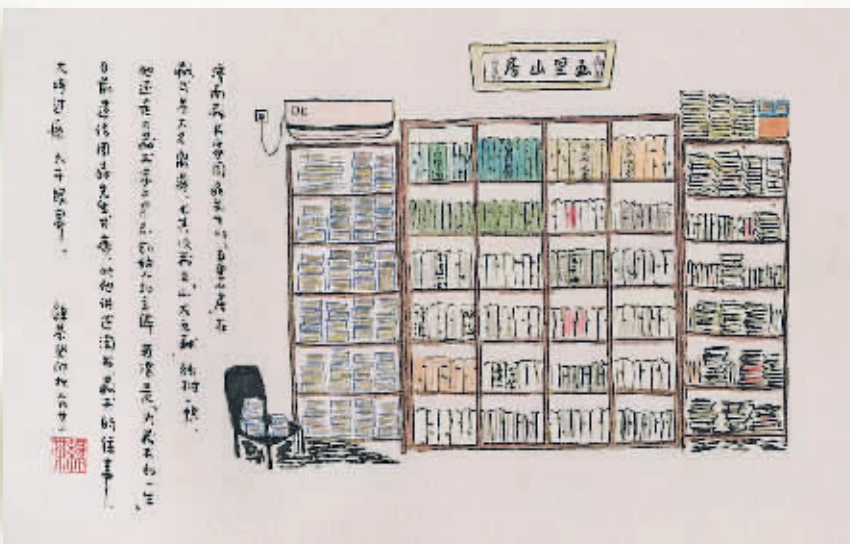
绿茶：虽然无缘到“五里山房”饱眼福，可否带我去看看您这里的藏书？

周晶：我的藏书经史子集皆有，像“十三经注疏”“二十四史”“诸子集成”这些大部头的书，多做随时查阅的工具书使用。所以，能给你看的只有几柜线装古籍，其他都是工具书和文史书。

我的重点是收藏藏家部书，尤爱搜求明清两代文人的诗文集。值得给你看的是这本《梦花酣》，它入选了第二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，编号为：06591。一函二卷，明崇祯五年博山堂刻本。明代范文若创作的戏曲。还有明景泰四年内府刻本《历代诗鉴》五十卷；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《甘泽谣》一卷，《五色线》二卷等等，也都是不错的本子。

我的藏书不乏明清善本，近年来特别注重访求明清禁书，如明遗民吕留良的著作，一次在济南马鞍山下一地摊乱书堆中，淘得一册天盖楼刊吕晚村评《艾千生先生全稿》。也曾在一津一个小书店偶然淘得一部禁书、清乾隆初刊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，是一部集中明季殉难诸臣的墓志碑传。尽管旧时禁书秘本已寥若晨星，但除古籍拍卖会外，如留意寻访，在民间仍有望觅得这类难得之书。

藏书贵在读，藏书贵在专。切忌为了藏书而藏书，那种不读书不懂书而只是附庸风雅、摆设充门面的藏书，与大多数读书人节衣缩食、日积月累在书店、地摊淘书的藏书，是不可相提并论的。



绿茶手绘“五里山房”。

文明贵阳 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诚信友善 有序排队 明礼遵德 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 贵阳市精神文明办 宣